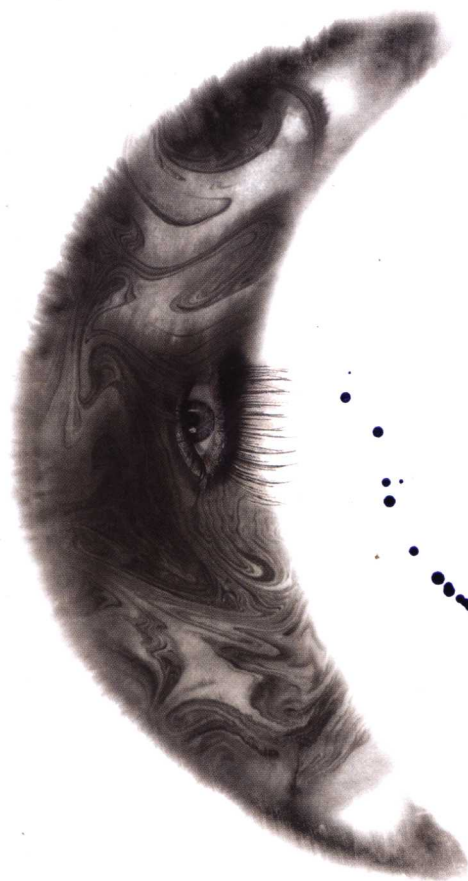




青春灵异 三人行组之

夜谈

yetan

他们又回到了出发点，那辆车依旧停在半米多高的草丛中，只是在不停地摇晃，车窗上还不时贴张扭曲绝望的脸。他们在无声地呼喊，但那些脸却正是莲蓬他们自己的！

聊聊/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谈/聊聊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12

(青春灵异三人组)

ISBN 7-105-06695-4

I. 夜… II. 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857 号

夜 谈

作 者:聊 聊

选题策划:千太阳

责任编辑:钟美珠

特约编辑:李 昭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105-06695-4/I·1446

定 价:54.00 元(全三册)

眺望那一片陌生的土地(代序)

盛子潮

某一天中午时分,办公室的电话骤然响起,一个陌生的青年男人的声音,自报家门之后,委婉地提出要求: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致力于创作恐怖小说,即将出版一套丛书,能否给他们即将出版的丛书写几句话,我犹豫了一下,电话声已沙沙作响,然后就挂了线。

几天后一份快件已搁在我的办公桌上,小心地用剪刀裁开快件,感觉跳出来的是一枚子弹之类的,很像是一部恐怖小说的开头,然而不是。快件内装的不是子弹,而是几篇打印稿,但我确实有一种被击中了的感觉。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恐怖是指人在遭受死亡、疯狂等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高度焦虑的心理状态。在泛文学的意义上,凡描写这种心理状态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恐怖文学作品。但是,作为继武侠、言情之后又一轮通俗文学的阅读热潮,恐怖小说显然是指一种狭义的文体样式。在我看来,当代恐怖小说和18世纪末在欧洲流行的哥特式小说是有血缘关系的。哥特式小说的显著特征就是神秘、悬念和恐怖,哥特式小说的一些常用意象——城堡、鬼魂、活尸、吸血鬼等等在今天的恐怖小说中依然是极其活跃的元素。而恐怖小说的另一个源头,我相信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的基本审美特征——悬疑性、刺激性和趣味性无疑也是恐怖小说所具有的审美特性。事实上,一些恐怖小说所遵循的基本情节模式就套用了侦探小说“设疑”和“解疑”的经典模式。

当然,今天的恐怖小说不再是鬼魂复仇的描绘再现,也不再是凶险谋杀的斗智斗勇,读霍华德·洛夫克夫特的“太空恐怖”小说,读有“美国恐怖小说大王”之称的斯蒂芬·金的作品都足以证明:恐怖小说早已不是一个吸着母乳而长不大的侏儒。

但是，在今天中国的通俗文化市场上，恐怖小说的前景还不容乐观，或者说，中国当代的恐怖小说阅读市场仍处于一个培育阶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很难举出国产的、有影响的恐怖小说作家和作品。李异、麦洁、聊聊这三位青年作家有志于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耕耘播种，并初结果实，凭这份垦荒者式的勇气和执著就让我怦然心动。

说说对三位作者的直观印象。

在这之前，我曾在“中国恐怖文学在线网”读过李异的小说，印象中似乎受斯蒂芬·金小说的影响甚浓，和他心仪的大师作品一样，李异有意对恐怖故事作现实化的处理。读《洞穴》，读《森林之妖：死谷》，你会发现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明显有悖于常理的超自然描写，和当下流行的多数恐怖小说不同，他的小说不靠具体的意象来获得恐怖效果，而是通过对事件氛围的营造和人物内心的情感碰撞来煽起读者的好奇心，通过悬念和暗示来激发读者对恐怖的想像，读来有一种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错觉。

麦洁和聊聊的小说更多地套用了“怪谈故事”的原型。现实社会的现实事件，为某种虚拟的超自然元素所取代，在描绘荒诞、离奇的恐怖经历的同时，展示具有病态特征的人的邪恶本质。如麦洁的《白天与黑夜》、《虫发》，聊聊的《鬼村》等，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想像和怪谈的成分较多。当然，如何以当代中国人的阅读心理，设置扑朔迷离、悬念迭出的故事情节，抵达令人心灵恐惧的艺术彼岸，事实上是一切有志于恐怖小说创作的作者们所必须直面的一个话题。

有一段话我在几年前一次学术讲座上说过，抄录于此与三位作者共勉：既然我们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曾哺育了鲁迅、茅盾、艾青、郁达夫、徐志摩、夏衍、丰子恺等一代新文学大师，同样也诞生了金庸这样的通俗文学大家，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感到寂寞。

盛子潮，浙江文学学院院长，兼浙江省作协评论创委会主任。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黑 暗	1
解 剖	10
幽林女鬼	20
影 子	32
说话的墙壁	42
今晚有约	53
第三类接触	63
水 咒	76
复 活	88
完美谋杀的可能性	98
你看她的眼睛	109
玩偶凶灵	118
始于玩笑的鬼故事	128
鬼 村	140
非常灿烂	153
诗意的谋杀	164
校园谋杀案	174
冥心不死	184
夜谈飘香馆	194
亡灵节	207

“幽冥鬼谭”外传之《千宝录》

讲故事的人	220
幽兰梦	227
离合恨	241
死 床	254

④ 黑·暗

“怪谈协会？”

这个新来的二十一二岁的男人站在门口，一脸犹疑地迈进屋内。阳光在他身后止住，房檐不时滴着水，正午雨后的山路上静悄悄，鸟雀及昆虫重又嘶鸣起来。

“是啊，我们刚刚成立的，你也来嘛！”

苏京挽着他的胳膊亲热地向里拉，李异瞪圆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人，他嘴角浮起一丝无奈的笑，在沙发里坐了下来。

“大家好，我叫于峰。是苏京的网友，普通朋友。”

这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并有意把普通朋友四个字说得很郑重，但李异还在盯着他运气。莲蓬忙出来打圆场，房间里的其他四人都活了过来，递烟倒茶。山泉新沏开的四季春从紫砂壶中泻出，在小巧的茶盅里冒着热气，满室飘香。

“谁先来？”

莲蓬问，屋子里的人都跃跃欲试，这时苏京突然大叫一声，让大家安静。

“还是让于峰先讲吧，就算是新人的入会谈！”

莲蓬一笑，眼角瞟向李异，看到他目露凶光，深觉不安。

“好吧，就让于峰先讲，然后是老楼、小麦、我，李异，你最后讲吧。”

“为什么又不让我讲？”

苏京孩子气般地大叫，几个人都笑了。

“你讲的那些，估计能把人吓死，所以我们都不敢听。”

莲蓬认真地解释，屋子里顿时响起一片笑声。

“那么，我就开始讲了。”

于峰抿了口茶，端着茶盅陷入沉思。其他人都坐在各自的位置安静地望着他，茶炉冒着青烟，屋里突然变得死寂无声。这样的静谧令人感到莫名的心悸。

“那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就是去年的事。二〇〇三年我大二时曾经很苦闷，因为家里的还有感情上一些事，于是想到了死。其实大学的自杀率还是很高的，只是有些人没有自杀成功，又回到了校园。”

于峰停下，又抿了口茶。阳光在窗外明媚地闪烁，而于峰则坐在墙角的位置，脸上有淡淡的倦容。

“自杀有什么奇怪的，这也算怪谈？”

李异不满地说，一脸轻蔑。苏京立即瞪眼死盯他，李异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把头都低了下去，像个认错的小孩。苏京这才满意地回头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于峰。于峰却只是微微一笑。

“你们不知道，我的苦恼不是来源自生，而是来源自死。我自杀那天在学校后山的树林里想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才决定割腕自杀，所以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在这时，我遭劫了。本来我是打算死的，就让他们顺手把我解决了也行，但那三个人是同校大一的学生，扩招生，垃圾，我们就打了起来。我看见其中一人掏出了弹簧刀。那是一个阴天的正午，但奇怪的是我竟能看到刀锋上的流光，泛着绿树的影子，还有晃动的人影。那三个人扑了过来，我疯了似地抱住最近的一个撕咬他的脖子，血顿时涌进嘴里，腥热，而且是咸的。我大口大口地吸，那个人就拼命地惨叫，剩下两个冲了过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刀光从头顶泻下，后颈一痛，但我仍死咬着按在地上的人，大口大口地吸吮他

的鲜血。到后来我脖子上的血也淌下来，照旧咽下。血是我自己的，不能浪费。”

于峰说到这里停下，伸手在茶几上拿起烟盒，弹出根香烟，慢条斯理地点上，吞吐出团团烟雾。烟雾的对面李异被于峰锐利的目光镇住，小小的茶盅端在手心却不敢入口，仿佛那是一盅温热的鲜血。

“后来呢？”

老楼也点上根香烟，加入吞烟吐雾的行列。他是从不吸烟的，今天竟有些例外。于峰收回目光，又吐出一团更加浓稠的烟雾，隐在其中。

“后来那两个人把我推开，拖着被我吸得半干的人渣跑了，我就那么躺在林子里，枕着泥土，透过浓密的枝叶仰望天空。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天空，乌云翻滚仿佛迎面而来，还有隐隐的雷声，天地间迅速陷入一片漆黑，就像现在这样。”

于峰刚说完众人就顺着他的手指望向窗外，外面真的又阴天了。因为怪谈协会选的地方是千层峰靠近山顶的一间农舍，所以从这里望出去乌云真的像压在头顶一般，不祥的电光在墨黑的云层中掠过，使那团突出的乌云像一只眼睛，直盯过来。

“然后就下雨了。”

于峰的话音把大家的注意力重又吸引回屋内，外面也开始下起雨，急风裹着雨滴一阵阵扑打在窗户上，众人都感到莫名的阴冷。

“我张大了嘴让雨水冲刷口腔里的血，舌苔上渐渐洗去腥膻，但咽喉里却涌起古怪的臭味，那么的难受，我忍不住爬起来呕吐，先前喝下的血和早上吃的东西全吐了出来，浆样的红褐色的又酸又苦的液体通过喉咙撞击牙齿喷出口腔。我就那么吐了好一会儿才停止，重又躺下张大嘴接无根水，漱了漱口。我想我一时半会儿是死不掉的，虽然流

了很多血，但觉得身上却仍有力气，就爬起来，摸摸后颈的伤口，湿漉漉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血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要自杀。我这样想着一转身，突然发现身后的山坡有一处被雨水冲得塌方了，露出一个防空洞的入口来，让人惊异的是那扇门是打开的。我呆呆地盯着那扇门后的黑暗，觉得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进入，隐隐地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在叫我进去，可我觉得那更像是命运的召唤。”

于峰指间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烟灰笔直挺向前方，并不抖落。莲蓬咽了口唾沫，推过一只烟灰缸。于峰的手指夹着烟头缓慢却又不停顿地移到烟灰缸上方，然后一顿，烟灰便整段地跌落。

“我蹒跚地走了进去，那扇门后的黑暗像是有生命，立即就把我吞噬进自己的咽喉。我颤巍巍地回头，发现门外的景象像隔了层膜，那聒噪的雨声也都停在门外，我扶着门探头出去，雨声立即冲进耳鼓，那种刺激神经般的痛让我一缩，回到了黑暗。”

苏京蜷缩进沙发一角，抱住臂膀，像是很冷的模样。于峰一笑，脱下外套丢给她，苏京立即接过披上。李异不甘落后，也脱了上衣丢过去，但他只穿着一件文化衫，脱下后就赤裸着上身，显得有些高雅。苏京脸色羞红地把文化衫丢还给他，低声说了句：“大傻瓜。”李异随即红透了脸，呆住了。

于峰看着他们俩的神情，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我走进了黑暗，隐约听到嗡嗡的声响。我无法从声音判断方向，那声音仿佛是从周围的墙壁上发出，细听又寂静无声。我感到气短，胸口压抑，想要后退，但是脚步却是向前，被什么东西牵引着，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处。我回头望向那扇门，外面依旧是暴雨倾盆，但却一丁点的声音都没有，那么的诡异，连光线都停留在门外，像是惧怕这黑暗。我感到口干舌燥，上唇被火烧一般难受，喉咙里嘶嘶的有痰声，却

什么都咳不出来。我伸手摸向后颈的伤口，碰到外翻的皮肉，那种冰凉的疼痛使我眼前金星乱舞。我想要停步，却停不下来，摇晃着向前，终于摸到一面墙，就在手指触及墙面的那一刹那，我听到一声女人的尖叫，惊得我立即缩手。但再没有声响，我细细地听，整条隧道里除了呼呼的风声外，却再没有任何响声。犹豫了半天我才重又伸出手去，这一次墙壁再没有发出尖叫。我回头向来路望去，那扇门早不知在何处了，四周漆黑一片，我感到惊恐，这惊恐几乎战胜了死的念头。隧道里是那么的静，那么的静，静得……让人不敢呼吸。”

于峰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让人不觉中抑制住呼吸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声炸雷，惊得屋里所有人都大声尖叫，一道闪电划过，焰蓝的强光映出屋内所有人惊惧的脸。只有于峰一个人在诡异地静默，他指间不知何时又夹上根香烟，缭绕的烟雾和他一样镇定不动声色。

“我正想往回走，离开这个不祥的地方，突然间耳边又响起那个女人的声音，她在呼唤我。我内心矛盾重重，不想再向前走，却又想知道那里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同时我的身体像被那声音召唤不由自主地向黑暗深处移动。墙壁冰冷而不平，凹凸有致像是浮雕。我一路扶着墙走去，眼前是那么的黑。但这黑暗真的与众不同，它在闪着磷光，让你能看到朦胧的一团白雾，却又什么都不曾照亮。我压抑着呼吸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转了多少弯，可那个女人的声音仍旧在前方，不远不近若有若无地响着。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大口地喘息，浑身无力地扶着墙向前缓慢地倒下。但就在这时，我竟然倒在了一个柔软的身体上！我压在那个身体上，停顿了几秒钟才醒过来似地弹跳开，黑暗里怎么会有人？而且，好像还是女人。”

老楼又从桌上拿起烟盒取出根香烟，插在嘴中点了半天却吸不出烟味，低眼一看竟然拿倒了，他一把掐掉烧焦的过滤嘴，直接点上，烟雾掩住了他颤抖的嘴唇。

“是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前方响起。如果从前有人对我说仅听声音就能分辨出女人的美丑，我会说他异想天开，但是那一天在黑暗里，我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她的声音柔媚甜脆，虽然有些惊惧的味道，但更能激发男人的占有欲望。我立即就忘掉了黑暗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这件事，我只想占有她，立即就想占有她！”

于峰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苏京吓得跳起径直跑到李异身边坐下，紧挽住他的胳膊。莲蓬给自己沏上盅茶，却不小心溢了出来，他有些尴尬，抬头却发现没人注意他。老楼指间夹着将要燃尽的烟头，苏京依靠在一只手端着茶盅的李异的臂上，小麦则咬着手指脸色苍白。莲蓬咽了口唾沫，自从怪谈协会成立至今，这算是最成功的一次怪谈了。

窗外的雨声一阵紧过一阵，丝毫没有停息的意思。

茶香已冷，满室的烟雾。

“我扑了过去，摸索着，这真是具完美的肉体，饱满的双乳滑嫩的手臂。她被我的举动吓呆了，停了几秒后才尖叫起来，她拼命地挣扎，刺激得我浑身充满力量，我撕碎了她的上衣，她抓破了我的脸，血甩进嘴里，我更加凶野起来，扯下她的裤子。黑暗中她的肉体是那么的充满活力，我大吼着抓住她的手腕压在膝盖下，然后又抓住另一只手腕，扭在一起绑了起来。然后我骑在她身上迫不及待地解开裤腰带正要进入，她突然停止了挣扎，绝望地哭着大喊：妈妈！我顿时一愣，下面也随即痿掉了。我喘息着翻身倒在她身边，大口地呼吸，狠狠地击打胸口。我怎么会像个禽兽一样干出这种事来？我这是怎么啦？我是

来自杀的，我从没有对女性不尊重过，今天我这是怎么啦？我躺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厉声叱问自己，痛哭流涕。我又爬起来朝她的方向跪下磕头，求她原谅我，但黑暗里什么都听不到，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啊。”

于峰抿了口冷茶，目光在苏京和李异身上停留了几秒。那阴冷的眼神看得苏京抖个不停，李异有些发虚地挺起胸膛，迎着于峰的目光，挡在苏京身前。在一道紫蓝的电光中，于峰嘴角再次浮起莫测的笑意。

“就在我以为这一切都只是幻觉时，她的声音再次响起。她问，你不会再伤害我了吧？我说绝不会，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她立即问我知不知道出去的路，我说大概能找着。她显得很兴奋，摸索着走过来，结果小腹撞在我的脸上，我们立即异口同声地说对不起，然后静默片刻，又一同尴尬地笑了起来。她的上衣已被我撕烂，于是我脱下自己的上衣摸索着递给她，她羞涩地说谢谢，然后我们就拉着手摸索着在黑暗中向来时的路走去。”

于峰不知为何突然又停下，目光诡异地在每个人脸上扫过，探头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墙壁是凹凸不平的吗？”所有人都摇摇头没有做声，于峰嘿嘿一笑，说：“那是一张张的脸，人的脸！有时我想，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在黑暗里永无宁日！”然后就坐回阴影中，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继续他的怪谈。

“她说她叫于抚香，我问她哪个抚，她就说：同杯饮醉问归处，绿隐花影抚香睡。我在心中轻声吟唱这两句诗，觉得韵味无穷。于抚香和我是同校大二的学生，想不到竟在这里也会遇见，而且还同姓，虽然有过的不愉快的经历，但在漆黑的绝境里却使我们的关系更加迅速地亲密起来。我们扶着凹凸不平的墙壁摸索着向前，走得很慢，像是站在悬崖的边缘，走错一步就会坠入黑暗无底的深渊。我们不停地交谈，不

停地鼓励对方，坚信一定能走出这片黑暗，走向光明。可是突然，她说‘我们走得太快，把灵魂丢下了’。我问什么，她就又说这是《云上的日子》里的一句话。不知为什么，我忽的心头一动，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问她你是哪一届的学生，她说是九八届。我刹那间意识到，她说她是大二的学生，也就是说她九九年就在这里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黑暗中没有水没有吃的活四年呢？那么，她到底是什么？手心里她的小手忽地变得肿胀，紧接着皮肤开裂溢出什么东西淌在我手上，再下一瞬间手心里握的忽然就变成冰冷干涩的枯骨。我想要挣脱出来，却反被她紧紧地握住。她忧伤地问，你怎么啦？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那声音就附在我耳边，枯硬的长发撩拨着我后颈的伤口。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我能够想像到她那张没有血肉的脸正在背后直视着我，蓬乱的头发披散在枯骨上，那张我适才强吻过的嘴现在只有两排焦黄的牙齿，一张一合地在问我：你爱我吗？我再也忍受不住，挣脱开她的手，尖叫着向黑暗深处逃去，跌跌撞撞。身后是她绝望的哭喊：你为什么要把我抛下？你为什么要把我抛下我？”

于峰换了副嗓子用尖细的女声厉声大喊，这时连胆子最大的莲蓬都忍不住抖了起来。农舍上空又响起炸雷，一个接一个，仿佛无休无止。

“但是我还是逃了出来，我找到了那个出口，用尽全力把铁门关上，就在那最后的一瞬间，我看到黑暗中有个披散着头发的骷髅显露出来，她的嘴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你为什么要抛下我？我拼命地拧紧旋转阀，然后在大雨中逃回了学校，再也没有去过后山。”

于峰说最后一句话时已恢复平静的表情，但仍夹着根烟隐在阴影中。

屋子里寂静无声，过了好半天莲蓬才鼓起勇气问：“完了？”于峰平

静地回答：“嗯，完了。”其他人仍沉浸在恐惧中，小麦甚至吓得眼角挂了滴泪水。苏京在李异的怀抱里颤抖，于峰神情古怪地望着他们。李异避开直刺来的目光，只安抚怀里的苏京，说这只是个故事，自己却也在抖个不停。

“那么，那个于抚香为什么会死在防空洞里？”

老楼突然问，于峰深吸一口香烟，依旧平静地回答：“其实那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在遭劫挨第一刀时就已经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或许有机会知道。因为你们和我一样都逃不出这黑暗，永远也逃不出。”于峰这样说完后，吐出一团烟雾，渐渐把自己隐藏了起来。等到烟雾散时，众人惊骇地发现，于峰坐着的地方只有一根燃尽的烟头落在沙发上，他消失了。

窗外的雨停了，但不知何时，农舍已陷入一片黑暗，死一样静谧的黑暗。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手指抓门的声音，一个女人用凄厉的语气问：“你为什么要抛下我？你为什么要抛下我？”

所有人都拼命尖叫起来，但这尖锐的叫喊声也随即被黑暗吞噬了。

② 解 剖

“你确定他是活的？”

“我确定！”

自从上次于峰事件后，莲蓬加强了入会的审查力度，做到不放一个鬼进来也不放一个人出去的原则，虽然这样，大家对于峰事件还是心有余悸，特别是李异。

“那么，上回究竟是谁把我打晕的？我不过尖叫了那么几分钟，是有些没出息，但也让大家脱了险啊！为此就开了我的瓢，下手可真黑啊。不过大人有大量，告诉我吧，向毛主席保证，我绝不打击报复！”

众人在房车内齐声嘿嘿，就是没有一个人承认。

不一会儿房车驶入停车场，众人在莲蓬的带领下来到一个由高墙圈起的花园，胖子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平整的草地，花岗岩的石桌石椅，蓝天白云。现在是正午，太阳高挂在空中，即使是树阴下也显得有些燥热。抬眼望去，到处都是明晃晃的阳光。

“那么，胖子，你就开始讲吧！”

莲蓬再次拿出老大风范，一锤定音，结束了相互介绍后的一轮又一轮的谦让。众人面面相觑，都觉得这个结果可以接受，于是目光齐聚到胖子身上。绿阴下胖子坐直了身子，表情严肃地扫视一圈，在与小麦对视时愣了愣，想起什么人般的发呆，还自言自语地说真像。老楼又催他，胖子这才开始讲述他的经历。

这一次的怪谈选择在剩余山上的“千宝精神康复中心”，参与者共五人，分别是莲蓬、老楼、小麦、李异，还有今天的主讲胖子。这回是应